

雞

肋

集

一
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九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二十四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九

唐舊書雜論

志

元稹爲承旨學士中人以崔潭峻之故爭與稹交
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
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謀亂朝政罷內職李
賞告度言稹結客王昭等刺度隱而不發詔韓皋
等訊鞠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出爲同州刺史
因表謝上自敘云宰相惡臣不出其門又云自離

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
右元稹傳第一百十六稹初登制策爲諫官
少年氣銳論事有理似欲自激昂於忠善者
而資儉弱喜近權利因崔潭峻及宮人誦歌
詞獲知穆宗昵其浮華使冒白鉉雖刺度事
無驗而其他蹤跡不能揜也宰相果惡人不
出其門罪也然稹之寵用宰相苟賢乎欲不
惡不可得已至言五更朝時不能制淚此妾
婢媚主乞憐求復之詞嗚呼鄙夫可與事君

也哉

元稹改越州刺史放意娛遊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

右稹傳稹罪貶無足言然在越凡八年知唐猶久任刺史也

稹爲尚書左丞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

右稹傳無瑕者可以戮人信矣

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比至宮禁

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爲
姦利宋申錫時居內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
從容言及令與朝臣謀去之未幾拜平章事云云
申錫除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密而
注與守澄知之令豆盧著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崔
元亮等泣諫貶漳王巢縣公申錫開州司馬

右宋申錫傳第一百十七文宗始相申錫以
謀守澄旣與之期矣而爲守澄輩所覺反以
計中申錫文宗怒幾致顯戮賴羣公卿士力

爭而免然終不省其誣人情之暗豈至於是
耶申錫賢有望可任而守澄雖悍猶知畏戢
不敢肆其兇毒而止者前不能用申錫以除
守澄而後復委心狂譎之李訓欲盡翦士良
輩數十百人甘露之事無謀輕發爲國深禍
又知涯餽實冤而聽士良肆其酷不爲分別
惜哉文宗可謂有其志而已不足與有爲也
史臣曰申錫小器大謀不死爲幸

右申錫傳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申錫之敗

坐任王璠非其人不密取禍也申錫未遽爲
小器而謀守澄未足爲大自古以身任國事
不顧危亡事不成而身罹咎何可勝言死與
不死不足以論幸不幸也

五坊小使嘗至下邳縣縣令裴寰嫉其兇暴公館
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
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武元衡以理開悟帝怒
不解裴度極言寰爲令長愛惜陛下百姓豈可加
罪上怒色遽霽翌日釋寰

右裴度傳第一百二十高宗庸主尚能悔中
使採竹縱暴之非而不加長史擅囚王人之
罪下制慰勉發於至誠以憲宗之賢不能不
昵五坊鷹犬之習欲以近讒殺守法吏非賢
相忠言幾陷不道荀卿論蔽之爲禍可勝言
哉

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没入元濟婦女珍寶上聞頗
疑之

右度傳淮西之舉非度流涕極言則搖奪者

久矣觀憲宗之意度未行惟恐失蔡旣行猶懼不得蔡旣任度以得蔡捷書始騰而浸潤已至忘未賞之大功疑無驗之小節嗚呼狹矣

帝以程昇皇父罇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竝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昇罇錢穀吏非代天理物之器也三上疏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爲罇所構憲宗不悅

右度傳憲宗非征利之主任昇罇斂財正爲

平蔡而平蔡之功始終在度異罇雖有供饋
之勤憲宗寵之不當厚於度也事定之後度
爲社稷計言二人不可大任憲宗姑自揆其
本心權宜任之則度之言不難入也而四方
旣寧耳目之奉已萌營欲浸侈甘近好而昧
遠圖卒相姦佞而疎忠良可勝歎哉

度素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爲奸邪所排幾至顛沛
及晚節稍浮沈以避禍

右度傳度始爲中丞藩臣憚嫉已有刺客之

變而勇不畏難竟殲寇孽晚以昌言詆魏弘
簡劉承偕之姦加以元稹李逢吉之徒構誣
百端而張權輿非衣之謠仍出於昭愍時度
之不及於禍幸也盜起禁中宮車晏駕繼以
甘露事四宰相喋血都市度猶橫身抗議全
活者數十家唐史臣有微管仲吾其左衽之
論度之終始爲國亦足矣旣明且哲以保其
身聖人稱之况度不但保身者而已也至謂
効王播進羨餘爲士君子所少豈度心哉蕭

何買田宅以自污亦或以爲不如張良棄事
辟穀是不然何人物雖愧良而兩人皆高祖
所謂人傑賴以取天下者非其功高地危有
遠禍意計皆不出於此韓信之事斷可識矣
買田辟穀何足以議其污與潔哉

齊映從幸梁州每過險常執轡馬駭帝令捨轡映
堅執久之乃止帝嘉獎無已

右齊映傳八十六阜隸有職雖艱難與衛不
具未至乏持轡者也而映屑爲之自託愛君

恬不羞辱意欲因危以求親微幸於它日者
後卒以信任至宰相既貶乃進八尺銀餅其
行事終始如此

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
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竝停三年上曰吾欲行其
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
時省覽之

右李石傳第一百二十文宗懲訓往事有誠
心於治而石孤立自信奉上不欺亦欲以情

實致理善哉文宗之言與石之對也王者詔
令如天之行四時萬物所信而自替救文蠲
逋洗罪意皆盛美而奸吏刻害公然違之詞
理疑似之間持爲異論主澤不宣下無控告
而在上亦不能察石言內置一本時省覽之
其旨深矣然石處危朝權在中人上不得專
而石亦操事堅急傍無援助幾淪賊手不終
其志惜哉

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

助也先朝定儲貳惟臣備知杜元穎李紳勸立深
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帝雖冲幼亦疑其事會逢
吉進擬言紳在內時嘗不利於陛下乃貶紳端州
司馬後禁中得穆宗時裴度元穎與紳所獻疏請
立敬宗帝感悟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紳黨得
保全

右李紳傳一百二十三甚矣敬宗之昏且庸
也始疑逢吉之黨構紳不能自決竟貶之後
得紳疏迺正爲立已者則逢吉姦罔不可揜

如此當正典刑矣而不辨乃悉焚書名爲息
謗實爲逢吉等滅跡非洗紳也

文宗以杜棕領度支欲加戶部尚書陳夷行曰一
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珣曰太宗用
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若事事皆決
於君上則焉用彼相晉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
下發論則疑云云

右李珣傳第一百二十三君人之道欲威福
在辟當如夷行言欲疇咨僉允當如珣言夷

行介直嫉同列阿黨擅權其言陛下自看可
否者忿激而言至云一切歸君理未然也珽
論雖似知君臣大體者然方時矛楯亦意不
便夷行之論侵之而爲是言不能自脫於朋
比之汙不足多也

文宗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還得力否
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
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
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爲將非治

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

右楊嗣復傳第一百二十五嗣復與李珣朋
比以排鄭覃陳夷行覃夷行皆傷許直而文
宗用是意屬嗣復輩爲罷覃等又嗣復父於
陵以考牛李制策上第見排於李吉甫嗣復
因善其父門下人事事與之同黨人蔓延惡
甲逮乙不爲朝廷計至於如此文宗雖患之
而無剛明之才聽言屢惑兩可不察竟逐正
人嗣復事主不可謂忠而人物亦無足言然

其對文宗言天后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用人當歷試乃見能否拔卒爲將非治平之事此其智識亦可謂宰相器也

穆宗盤游無節楊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鳥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云云

右楊虞卿傳第一百二十六論王德之事蓋有是說惡者尚有以容則善人之獎可知矣然後世俗薄邪正混殺真僞凌雜先君子有言惡紫恐其亂朱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蓋鳶

鳥逐而後仁鳥至誹謗熄而後良言出虞卿
小人朋李宗閔謂之黨魁安得長者之言哉
陳行泰殺范陽節度使史元忠張絳殺行泰張仲
武爲北雄武軍使遣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李
德裕因奏行泰絳皆令大將上求節旄所以必不
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款密因而拔用卽似
有名乃授畱後

右張仲武傳第一百三十德裕在朝威令行
於四方以澤潞之近且疆劉從諫與稹巢穴

深固如此而毅然建謀不搖羣議指日蕩覆
力豈不足以圖新亂之范陽未立之仲武哉
范陽去朝廷遠非澤潞腹心疾比也且北迫
戎虜自安史以來狃習僭叛易擾難靖若加
兵則山東皆動或緣以生事又姑息自河北
故事未可遽改行秦絳爲叛而仲武請伐叛
雖未有功情有間矣因而撫之尚有名也後
亦卒因仲武捍回鶻威加北狄始謀爲不繆
矣不然將卒殺帥因人邀節旄與夫阻兵自

表伐叛而意實在節旄者亦相去幾何哉

田歸道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
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既先不預謀拒而不
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詞免令歸私第

右田仁會附傳第一百三十三守道不如守官
歸道有黨姦拒正之心誅之可也既不預謀
復無符詔卒然索之有死而已暉等本緣國
事無意黨已以其詞直置而不罪可謂公也

韋機遷司農檢校園苑有道士朱欽遂爲天后所

使馳傳至都所爲恣橫機囚之高宗特發中使慰
喻機而欽遂配流邊州天后不悅至其孫岳因召
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也卿
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賞慰良久拜太原
尹

右韋機傳第一百三十五則天雄猜忍鷲其
在上元間僭橫始萌而機發暴其私事銜之
固宜不釋後已革命專國見岳而記機姓名
此在常情禍不可測而迺獎其勤幹有家風

拜以要官若忌前事者何哉則天智度絕人
豈非未得志則陰謀中物以立威既權在手
則時有縱捨以收譽故以一女子盡服天下
之英豪而臣之得其死力良有以也

永淳二年詔徵王方翼將議西域事於奉天宮謁
見賜食與語方翼衣有戰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
故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使袒視其瘡歎曰吾
親也賞賜甚厚

右王方翼傳一百三十五方翼戰功載良史

傳可也謁見廼服數年前血漬之衣鬻功覲
利姦鄙甚矣方翼高祖妹同安公主孫也高
宗賞其功耶則不當言親緣親而賞豈無它
時如是欲有功者勸難矣

張柬之在荊州楊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
慨慷有匡復之意及知政事奏元琰爲右羽林將
軍定計誅張易之等賜鐵券恕十死俄而柬之敬
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覺變請削髮出家中宗
不許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剃却胡頭豈不妙

也元琰竟以先覺獲全

右揚元琰傳第一百三十五東之暉等忠亮
有謀足以成大功而小不忍亦以胎後禍惜
哉惜哉示不爲已甚忍武三思不知三思乃
不能忍已始意固已疎矣而區區賜功臣鐵
券恕十死豈不兒戲也哉元琰初慷慨若可
觀至恐懼求削髮事智謀俱窮宜爲暉所輕
笑史臣方之先覺未足以當此

中官馬上言出納詔命宰相呂禪暉之有納賂上

言求官者禋補爲藍田尉上言事洩笞死以其肉賜從官食之

右呂禋傳第一百三十五坐贓獲罪有典刑矣以肉賜從官桀紂之暴不過如此禋爲宰相交通上言上言誅磔禋不得罪又不可知者

馮伉爲膳部員外郎充睦王以下侍讀李抱真卒伉爲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相進人名帝意不可曰前使澤潞不受

帛者此人必有清政遂改醴泉令

右馮伉傳第一百四十四郎官王府官宜要於
縣令也而伉以清見知方改醴泉唐重縣令
如此近時郎官得郡爲失職內重甚矣

玄宗遣徐嶠邀迎張果至東都謂力士曰吾聞飲
董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董酒飲果果
乃引三卮醺然如醉所作頽曰非佳酒也乃寢頃
之取鏡視齒則盡焦且黧以鐵如意擊齒墮藏于
帶乃懷中出藥微紅傳墮齒之斷復寢良久齒皆

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

右張果傳第一百四十一神仙之有無不可
得而知術士變化亦何足深怪璽書馳使以
迎之詭謀毒飲以試之身以斯待物物之微若
漚鼻者尚覺而去之何足以致異士哉

默啜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之命張仁亶充朔
方道大總管以禦之睿宗踐祚遣使請和親制以
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其男
楊我支特勒來朝授大將軍

右突厥傳第一百四十四默啜自則天時連
歲入寇掠監馬萬疋虜趙定男女八九萬人
又殺行人其暴患中國前古未有也借使中
國畏其彊其罪未問閉關謹備示不忌報可
也卒然求和不使引咎遽許降女禦戎無謀
莫甚於中睿間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卷

雜論

五代雜論十五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

五代雜論

李克用追黃巢於宛胸不及而還過汴休軍封禪
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醉臥伏兵發郭景銖
滅燭以水醒面而告以難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
軍中天復元年全忠大舉擊晉晉人大懼會天大
雨霖梁兵多疾解去二年梁軍遂圍太原克用大
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而梁軍大疫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全忠所忌惟克用幾危

者數矣而卒免而李氏果代朱氏豈非天耶
乾寧元年冬李克用攻幽州李匡儁棄城走追至
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爲雷後四年仁恭叛晉克用
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天復六年
梁攻燕滄州燕王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
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
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無不聽命是
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惟我與仁恭耳若
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

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
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爲然乃爲燕
出兵梁圍乃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莊宗之得天下此其機
也人情快目前之忿而暗耳後之利其察不
察間不容髮惜其雄勇有遠畧如此至其得
天下而爲之殆今日不爲明日計而蔽於所
好權在近習國將顛而不知至身死人手爲
天下笑夫性習之相遠不至於是將夷狄之

情困則忍而思深樂則不圖後理固然哉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嗣源以千騎先攻封丘門王
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
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右新史唐紀第六卷自李克用力戰伐與梁
爲敵國莊宗能繼其業遂得天下斯亦難矣
方莊宗之入汴梁固未滅也會其得意遽思
與人共之唐社稷未立天下之定於我未可
知而所以許嗣源者已極矣夷狄尚氣喜於

意外一旦之獲而不圖後日無以復加之弊
其亾非不幸也

明宗本夷狄太宗養以爲子賜名嗣源莊宗遣嗣
源討趙在禮於魏軍變遂入汴

廢帝本姓王氏明宗掠得之養以爲子名曰從珂
愍帝以爲北京畱守遂據城反以兵入京師

右新史唐紀第六第七卷莊宗之入汴也嗣
源先攻封丘門克之卽拜中書令明宗之南
也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卽封潞王夫

養非族類以爲己姓而用其功以取天下功
高位迫而不知圖之禍可勝言哉然莊宗始
與梁戰河上明宗功爲多晚節溺於倡樂明
宗取之其理固宜至明宗春秋已高從珂之
勢旣迫大臣屢言忍而不斷以貽後患爲可
惜也夫雖然明宗與從珂所以篡人而有之
其跡畧同而明宗於五代享國差久而從珂
不旋踵而敗則亦各其才之分也

明宗與梁人戰德勝橋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

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
德之愍帝出奔高祖遇帝於衛州知遠盡殺帝左
右雷帝傳舍而去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
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後徙知
遠領歸德恥與杜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
罷其兵職趙瑩以爲不可遣和凝就梁宣喻乃受
命

右新史第十卷五代惟梁唐竝立夾河百戰
而唐得之梁又內亂其失國固無可疑者晉

取於唐漢取於晉周取於漢皆勳臣阻兵以
危疑促禍惟其草昧君臣之分未定而藉人
之力以取大寶一人得之一人從後而伺之
至其已迫反爲所取曾不旋踵悲夫德不足
以相君臣又牽於舊恩以不早辯其失也尚
誰咎哉故必有聖人出而後天下大定非數
也理也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事梁爲天平軍節度使嘗招
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古姦雄擁地阻兵招納
逋逃苟須其力以濟者多矣檀事梁無貳且
納盜以爲爪牙歟則恩不足懷威不足制而
養虎自遺患可爲世之姦豪戒也

王虔裕琅邪人邢州孟遷降梁爲晉所圍太祖遣
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
幟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
虔裕不能支遷執虔裕以降於晉見殺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

變化若神者其技惟不窮於披旗立幟之間
故也虔裕以百人入晉圍晉遽爲解去亦奇
矣得其一說而不知所以善其後至其復來
安坐而受縛真兒戲哉

昭宗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李茂貞不奉詔昭宗
以茂貞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
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
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
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單王嗣昭爲京西

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其不可茂貞遂犯京師昭宗爲殺兩樞密賜讓能死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唯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霑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之衰也以六軍之士不能當一鎮其所由來漸矣其患如大疽之著要害終潰而死而讓能曰姑忍之以待其自潰而已夫豈無一朝之策微幸於復全乎史稱昭宗爲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才而

用匪其人徒以益亂夫國之將亾雖有天命
然拱手而待滅亦良可惜夫

茂貞與韓建王行瑜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
未果而李克用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
等而去晉兵已破王行瑜請擊茂貞昭宗詔罷晉
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所以未卽亾正以彊藩
自相持也使克用遂滅茂貞唐之亾更速云
梁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

德軍魏博貝仍爲天雄軍以賀德倫爲節度使分
牙兵之半入昭德劾節軍將張彥執德倫縱兵大
掠末帝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乃迫德倫降
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奉書莊宗莊宗入魏
德倫以彥逼已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
後入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

右新史第四十四卷莊宗所以得入魏由彥
叛梁而降晉也其迫德倫以降晉於梁則負
矣而宜無以得罪於晉也然而德倫訴之莊

宗莊宗終以逼其長爲不順而斬彥彥死而
魏人之心滋益服嗚呼莊宗可謂有君天下
之度矣

張全義臨濮人亾入黃巢賊中後仕梁爲魏主莊
宗入汴自洛來朝泥首請罪改封齊王初莊宗欲
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屍全義以謂仇敵今已屠滅
其家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
爲然

右新史第四十五卷全義草賊耳其諫莊宗

意雖德梁而爲此說亦庶乎長者之言也

王守恩爲靜難軍節度使西京畱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雒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卽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畱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埃見而吏馳報新畱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

右新史第四十六卷周太祖雖時已貴方將兵有功而守恩亦位高悍倨難制至以尺紙

自外易畱守頃刻而代而守恩束手從命上
下帖息不敢有一言其取天位非一日之勢
也

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
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
翰李崧兼樞密使劉處讓與宦者心不平之楊光
遠之討范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
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皆
維翰崧等嫉公耳兵罷光遠訴之高祖不得已罷

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遂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右新史第四十七卷劉處讓傳樞密使自唐以宦者爲之內持權脅制人主其患非一日之故也莊宗改用武臣而安重誨之徒實制朝廷高祖奪以付宰相名實稱矣雖其初宦者武臣不悅至爲罷維翰等然卒廢樞密使不畀近習握兵之人自此始可謂有遠慮者也

荆南高季興初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祖奇其才開平中爲荆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時其下勸季興入朝京師旣歸莊宗心悔遣之季興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吾可無慮矣

右新史第六十九卷莊宗能嗣其先志復仇攘敵遂滅梁而有天下當此之時威震諸侯季興惶懼首以身朝如莊宗之言未大失也

而季興遽知其無能爲自此遂安枕無勤王
意而莊宗不終其業亦卒如其所料觀季興
雖始以奴隸棄時亂離至擁旄鉞然智識如
此其跨有十州傳子若孫豈偶然哉

契丹初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某部大人
遙輦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攻之每歲秋
霜落則出兵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卽以良馬
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惟謹

右新史第七十二卷論者謂戰國時如燕趙

小國內禦疆敵外攘戎虜孤立而無患不聞
其以幣賂事人而偷安也其說信然觀仁恭
非有英傑之才內困太原之討且殫其力以
求附梁慮亾不暇而猶能外病契丹至反以
馬賂仁恭求不侵擾惟恐不得然後知管燕
趙之所以守其國者亦必有說而後世猥曰
虜益彊大非古者比至以中國全力不能一
日忘北顧憂夫使邊臣慮國如燕趙仁恭之
圖已事而朝廷不預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

節度捍邊而無憂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一卷

書

上呂相公書

上吳相公書

上蘇公書

再見蘇公書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一

書

上呂相公書

左奉議郎充祕閣校理守祕書丞武騎尉晁補之
謹齋戒擇日再拜獻書於僕射門下相公台座補
之不才幸以諸生備館閣無它吏事竊嘗深惟天
下之故以謂王者之措國欲大而有容其所以期
於天下者欲緩而不迫夫爲天下宰不能大而有
容天下之情雜然並至欲一一以覈則堂上之言

異於門外門外之言異於百里而况天下之至遠
能鄙之相形利害之相傾日効于前將無時而安
不能緩而不迫揭揭然欲表天下之善而置之以
厭天下之爭高爲度而責不及遠爲程而要不至
天下之不及不至者衆而善人始危又嘗竊太息
以謂蓋自成湯文武之季而聖人固已歎其流之
不可復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
弊又曰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夫以商
周之治詩書載之後世想望不可得而見者而聖

人蔽之一言曰不勝其蔽何哉以謂夏道未瀆辭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商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夫瀆與未瀆誠何足以議虞帝之至高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猶足以譏夏政之未改至於商人則瀆辭矣周人則瀆禮矣求備於民猶可而彊民則已甚故孔子喟然致志蓋傷之也夫惟其能大而有容緩而不迫故如天地之大寒暑自運而當生者生當殺者殺雖有不得其所誰能怨之若夫望於天下之治

也重而斲於民之應之者亟於是乎上之智始不周而下多遁民上察而下缺然且不返此民所以不堪而息也恭惟仁祖臨御四十二年其間禮樂制度光明纖悉豈遽可以議三代之同風而壅培長養功成於久澤浸四海天意得而百樂生民被其施有三代致治之實者戰伐屢構於邊亾將覆軍而遠戍黷武之歎不起於民水旱間作於時公窘私罄而流離死亾之怨不聞於下士弊於末習學問浮剽豈能皆本經術尚道理而文采足以赴

用議論足以忠國民徃於安樂風俗奢美豈能皆
守禁令知廉恥而歡欣足以相慶患難足以相卹
其根本結於人心其基甚大而固而未流隄防小
疏類出於大而有容緩而不迫者聖人有作其法
之所損益補之不可得而知而至於挈國之大勢
則雖有虞帝誠不能改已再惟聖君賢相相與勤
勞天下九年於茲天下之大勢已定者誠知出此
其始恃以立者曰公公故明明故當當故欲搖之
者難故變法易令出於期月而未嘗拂天下之心

舉賢而民悅黜不肖而民懼而天下不得而異議
下寬大之詔一切便民而民知上之愛已甚於父
母可殺而不可離循此而守無改其道自可以長
治而補之愚不肖獨私憂過計以謂明天子在上
尊德樂道從諫如不及而大臣又務以其至公同
天下之心挾姦病國不容於公議者又皆已遠去
而一時進於朝者又皆曰忠且良矣宜其小大協
恭戮力馴致四門穆穆之美追還三代直道之盛
而士大夫用意過當趣操介狹好惡矛楯毀譽陵

雜同國而處者言人人殊夫所貴乎國多君子者
豈欲其必同然古之君子蓋亦曰和而不同焉耳
其和者志也其不同者事也夫不和而可以爲國
實難補之豈敢以褊心小智輕量在事之羣才然
借曰如前所陳者皆忠且良也邪則所謂忠者固
無異忠而所謂良者固無異良矣比肩事主同意
爲善而勢鬩鬩焉若欲相爲消長盛衰此何爲者
哉人何可以畢忠則必有不忠者撓其間人何可
以畢良則必有不良者病其內彊者以智倡而弱

者以愚附從天下之公議遏而不得行方今之慮莫大於此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譖民各有心順德者君子之性而疑者事之睽也故詩人憂而戒之意者士大夫亦欲合而不可相疑而不親形格勢阻方且蓋齟齬之情而胎朋黨之患因以害政而補之所慮者猶不在是蓋以謂君子必自好務德競而不務力爭使夫小不同者時亦小訛焉以快其小不平而君子又務退避而不已則忠良之勢侵而後脫有大

不同者俛焉抵其巖而入之則凡今之爲同異者
會何足道盜亦譬國於同舟奚取於胡越哉雖然
事何至於是亦可爲智者道難爲流俗言者也伏
惟相公道德之學經緯之才光映於近古天子之
所信倚以伏天下之心士大夫之所儀範而慕從
其日夜思念欲爲天下開坦塗而亡羣疑薰大和
而導百順者亦必在此固將益振公議務白善人
以拯揀之耶然有一於此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
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夫服天

下必以善而所以用善者不同以養人則聽以服人則違爲天下安可以善服人哉尚敦重則剽疾者疑貴明達則溪阻者忌與辯敏則淺蹇者忿進辭技則椎拙者伎至其它用一事則不便者必從而非之然八者之情亦何足以相賢愚而敦重明達辯敏辭技又爲國者所必須而不廢則亦安可與夫剽疾溪阻淺蹇椎拙者竝阜而同驅彼其矯已以爲人所爲則不可而謂人之視已若見其肺肝然故常以不容而爲姦非夫在上者有以養之

是苟無罪又不可去也雖然有道孟子曰君子之
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此以善養人者也
爲天下惟無私然後可天下固不可以皆賢且能
而忠與良者又世之所望而難得也則如牧羊然
姑視其後者而鞭之可矣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
羣者也然而揚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御
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
詐咸作敵何世而無狙詐先王豈惟不去尚有以
使之故其敵者失也夫然故措國能大而有容緩

而不迫是之謂以天下爲天下天下知朝廷所以待之者公而責於人者不盡故人易以進而其志平若夫峻賞明罰豈不足以彰善而沮惡扶正而抑邪而古之語大道之序者常以謂九變而賞罰可言賞罰果難恃以獨治哉天下有大功罪與士與衆同焉而廢置之非難也而有所謂難者前却之志而疑似之行兩可之詞而常試之爲此中人之所以不自立而陷於邪欲君子之類衆則若此者皆當教之不改而後誅又有嘗已自暴不可復

還者設欲懷之其道無由然且草面以蒙利而內
有不服之心焉者雖小而必察故君子尤難之然
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不害爲大而有容緩
而不迫也補之不敢廣引以亂視聽書曰爾無忿
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先王之
立政其寬如此至於進厥良以率其不良亦曰從
厥攸好而已矣豈彊之哉管曹參爲相用吏必擇
謹厚長者而言文刻淡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人有
細過專掩匿蓋覆而子宙之諫以無所請事者弗

聽也參之意亦淡矣方時出於百戰之後武夫悍
士功名之氣囂然而未已參務揉馴其麤武頓彊
之心而輯安其休息無爲之業不得不爾至於諸
葛孔明患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寢以陵
替益先峻以法繩下乃稍收其民望而用之以謂
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
弊實此之由故繩且限之亮雖要爲之治體不苟
出於此然非棄蜀之弊不如是之亟使亮當文景
時不知與曹參意能異否也伏惟相公敦大知微

至於賞罰亦何足爲執事者道而要曰主爾忘身
國爾忘家先務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益收賢俊之
助而後均調其參差不齊之際以彌縫其侵蝕之
隙而後天下之貴名盛業可得而長守國是一定
施於亡窮過此則百官有司之所當務其大者禦
邊治河澄官冗而節財用消水旱而惠困窮雖相
公勤勞不以一曰置是而不念而補之以謂凡此
天下必有能爲相公以身辯之者而相公之所宜
慮獨天下之大勢哉今天下之大勢若巨川然隄

防千里溪厚而完固亦足恃矣益胡嘗視其曲無
蟻垤浸淫者焉而已補之獲見相公門下將十年
侍坐聽言相公固有采拾教載之惠而又職事在
文字辱通籍殿陛下五日一敘立以望天子之光
明竊不度量不敢自比於在闕門之外而輕犯出
位之誚不知其當言與否而進之猶以謂語之至
者不敢載之於書而淺者又不足聽故粗道其意
之所先者以代匱伏惟相公坐惠裁擇幸甚狂瞽
千冒鈞重死罪死罪不宣補之惶恐再拜

上吳相公書

天下之士見相公而言利害者幾人言而當者幾人言而不當者幾人若是者某舉不能知徒見相公之用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近取不避貴遠取不問賤天人之學儒墨之英大有所必用牛角之歌堂下之言小有所不遺以是知相公所持者甚重所期者甚遠而答者或未之識也管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折一矢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可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

夫太宗修文訓武以培其基真宗隆政講事以潤其色仁宗陶之以仁表之以孝四十二年天下又安無狗吠之警逮乎英宗禮樂宜備矣而謙遜未遑也今天子慨然發憤追惟祖宗之餘烈想見三代之盛事於是舉國政而屬之相公相公以天子之意甚信而不疑也故敢以一身而獨任天下之責息天下之民有不與知天子之意者若已之塗其耳使不得聞閉其目使不得見也故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以急天下之務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

舖以待天下之賢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常
行不以告吾君化吾民使一日爲也雖然二帝三
王之道不行於世久矣儀秦以口舌事天下而忠
厚之俗離孫吳以兵法驅齊民而攘奪之釁起井
田壞於執而天下方困于兼并肉刑變於文而彊
梁始輕於犯法尋經補傳得不償亾而兩京之學
衰更爲虛無不貴實効而東晉之治失陵夷以至
宋齊梁隋文教旣衰武德不耀而天下瓜分矣神
堯以英略一天下而太宗明皇繼之宜若小治也

然猶府衛之兵廢而爲曠騎世業之田壞而爲兼
并租庸調之法變而爲兩稅而唐之民卒不獲禮
之盛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下逮五季王政不
綱民德日薄固無可議者蓋又百年有餘矣天下
之民引頸啓踵刻月計日以求見太平之成法者
固在於斯時相公謂不大有爲以創其意則天下
不治故先之以號令以齊其心次之以農桑以贍
其力次之以刑罰以督其經猶以爲未也則建學
官以養其材崇科舉以變其習管之所缺今或有

之非以爲獨也凡以使天下不敢議不可知不敢
議則治無不至化無不神矣此相公所以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萬民之心亦以是深信而無疑萬民
亦以此有望於樂成也自管帝王之臣非有極高
明致廣大之學其誰敢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者孔
子之治魯誅少正卯而齊人以爲憂孟子之相齊
言必稱堯舜而淳于髡以爲惑然則非常之事固
常情之所懼者南冥之鵬海擊於千里而斥鷃從
後而笑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某東方之鄙人學不

足以立本才不足以趣時獨以謂相公之用人雖
樸櫟棘棘莫不各當其分相公之待物雖鳥獸蟲
魚莫不使之各盡其欲凡天之所生凡地之所養
無一物不得自遂者是以敢用繆悠之說進焉雖
然豈敢爲囊中之穎耶亦相公至仁樂育使不至
於無用失性而已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孟子曰人不可無恥某之懷恥有道之世久矣而
相公之治常以一物不得自遂爲憂則某之恥有
望乎已也伏惟相公神明亮焉身賤迹外輒敢自

納於不測之誅不勝戰慄

上蘇公書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劔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者有道而窮巖溪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爲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敘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時祭執籩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

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
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爲治家自爲法矣德禮之
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其
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羣起
而棄之駕徜徉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
耳而爲列禦寇莊周詆前言往行以自大尊禮法
刑名以爲賢而爲荀卿韓非幾冠博帶高談乎九
州之外闕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爲鄒衍鄒奭
微亂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蒙惡若卑而

爲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而使楚
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爲蘇秦張儀
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搵人之胸義不返顧計不旋
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爲荆軻聶政蓋先生之道披
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
山西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淡故民
朴而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之與
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面搏燕楚之脅
其道四平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

危而好亂燕土稱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其
民健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谷膺擊韓魏坐頭中
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鬪楚接吳
越之封雜荆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寤邦
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
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
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
某不佞嘗切歎此夫有益天下之名而後可以服
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

閣下布衣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益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爲望而化者非閣下何以哉管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閩而閩之人感厲讀書穎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閣下亦旣知之矣閣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舳艫於末

流望冠蓋於後塵者使閣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
以言彼孰不油然而喜翕然變哉故補之將首爲吳
人慶而次爲天下有望於閣下而化者慶也某濟
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
於閣下之前獨幸閣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
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
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
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
不自嫌補之雖不能亦閣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

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某再拜上書某官閣下管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閣下容察之某少駑野不喜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願嘗自信以謂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遂纖縞而鬻狐裘入楚市而爲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爲得

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閣下書閣下蓋嘗自
謂學出於孟子矣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爲說約而
執中者爲近之遠以知天事一大以觀海之濶而
近取於牛山之木小得於食槁之蚓兼陳雜舉而
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補之不能識閣下
之心而竊觀其爲文豪重敢決旁肆橫發呼吸陰
陽出入鬼神騁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悸仰
而息恍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晤每睹而不識
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溪山行大澤以觀風雲

之相遭奔騰交會窈冥晝晦搖川震谷蹶木發屋
忘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頃之雷止雨息
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閤下
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縈紆曲折卒貫于
理然後知閤下所之爲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事
方且爭雄鬪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
信閤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識而閤下之心舒而
博卷而約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
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

於名邪則方王公大人高門墜箔躍馬疾驅言語
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以柔聲而乞親搖尾
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耶則非特陽翟之大賈
滇蜀之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
所爭乃獨偃偃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伸卽其所慕
而願師其言名數通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
庭閭下察某之獨何爲哉夫冠雞佩瑕之由貨殖
遊說之賜生異鄉識異趨而使不得夫子而爲之
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發

憤思附青雲之志者豈其言也補之不佞切眷眷
于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
之骨非可以越澗馳坂也然齊侯納之燕昭市焉
何則蓋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邪有人焉其
學既不爲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
也而終已絜誠以求出於閭下之門不識閭下其
庸何說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
則補之猶將升堂攀木而一叩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二卷

書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及第謝蘇公書

荅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荅姚邦光秀才書

荅常瓌秀才書

荅劉壯輿論國語書

荅劉壯輿書

再荅劉壯輿書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二

書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補之聞三代之前天天下無可治之事而賢者無急
仕之意天子與其二三大臣終日接膝都兪唱和
於其上而海內之民相與動心向風歡欣鼓舞於
其下方是時也政教平而賦斂輕禮義行而刑罰
止天下已治士雖有尊主庇民之業而無所用之
則往往引手而去括囊晦迹以盡其生笑歌優游

以樂其時山巔水涯布衣韋帶樵漁衰老之人負
檐行路之夫與之語有可驚之言而施於政有可
見之効若此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三代已降世既
多事賢者不忍拱手以視天下之紛紜而思有以
治之則爭相奮厲發於畎畝之間挾奇策以干時
君曳長裾而遊王門以身任職以職任事各務有
立於世而士始有好功名之心其不復知於斯時
而退伏於山林者則皆當日之無能人也故人不
知隱居之可尚而皆以有用爲賢然而天下亦以

治其後晉之士大夫不知爲此者將以趨時弊而竊有慕乎隱者之名於是乎棄禮法遺冠冕以求爲養高之術而晉天下之事亦靡靡不振無與治者甚可歎也陵夷至于唐而終南嵩少至號爲仕途捷徑則其失隱者之風爲益遠矣夫君子非固爲隱亦非固爲不隱也三代之前無可治之事則隱而不失爲高三代而降世爲事矣息有以治之則不隱不失爲賢矣若夫居不可隱而固隱焉則又何矯情拂道之甚也晉唐之士其失以此國家

承平百年政令日新主上慨然思有以追兩漢之
餘而復三代之故焦心以問治降意以下賢而士
之懷瑾握瑜者紛紛籍籍雲翔蠡起奔走自効不
待招來蓋補之嘗遊於齊楚之郊見夫帶經而耕
者莫非求仕也而後知今日之無隱者設有之亦
皆今日之無能人爾夫進不能少補於世退以受
無能之名則與夫孟子之所謂自棄者何以異哉
補之濟北鄙人也生十年而學學九年矣嘗自謂
幸出於有爲之世而恥矯晉唐之風故嘗歷四方

以觀郡邑之政治遊上庠以服天子之教化從士大夫論議以知當日之施爲措置而稍稍自飭以求去鄙野之容竊聞執事以經術文章取上科以開敏明辯入幕府而有職乎庠序見師於學者故補之願伏於門下而受教焉繼之以所爲歌詩雜文一編投獻於左右凡此非求果有用於今也要以爲不自棄而已不識閭下以爲何如夫沒世而無聞者君子之所疾則夫士之區區以自言者其亦無罪焉可也

及第謝蘇公書

祇荷寵光出於已分既愧且懼不敢爲榮眷齊主
父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相與
排擯不容於齊西入關資用乏諸公賓客頗或厭
之乃上書闕下一歲四遷主父因言削諸侯徙豪
傑或意其太橫主父曰臣結髮游學阨日久矣吾
日算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補之讀史記至此以
謂士寤不見遇發憤感激自食可也而倒行逆施
則爲非計私自記刻雖寤不爲蓋補之始拜門下

年甫冠先人方彊仕家固自如
在門下二年所聞於左右
不曾爲今日名第計也
自吳婦魯先人謝世家
四壁立偏親需養婚嫁
日逼少業慵惰不能
作業念無以奉朝夕
束書薄游爲苟且之圖
分外得之粗飽爲幸
夫畫虎類狗既非本心
而轉衣爲裳則所不能
替望之不肯碌碌而反
抱關者夫豈得已補之
敢不益自檢束期終教
育之賜拳拳之心言不
能數惟閣下裁擇

荅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
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爲蘇
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已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
以補之言爲過及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
不已補之於蘇公爲門下士無所復讚然剛潔寡
欲奉已至儉菲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
爲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
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
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

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后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摧剛爲柔熟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并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

丞史以爲賢於已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爲直不爲忤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

黨同門蠹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於朝
則幽遠趣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
如何復賜一言幸甚幸甚

荅姚邦光秀才書

補之再拜前日不鄙盛服踵門并示長書甚善欣
懌無已然推與非所當增愧懼也補之平生所患
聲問過情伏西野來滋厭人事至不欲以足蹈城
郭將老學問不日新惟農圃之事迺益知今足下
書詞不以是爲問而以孔子之辭孺悲見互鄉或

拒或受意各有在者先之焉此施於補之爲不當於足下之比事爲不類雖意若與之商略可否然所以望於農圃老人者過矣伏讀再過茫然增愧赧足下固有惑志替杜溫夫亦嘗引孔子爲說抵柳宗元其與足下小異者直以宗元在此位宗元逡巡不敢荅觀足下詞旨有求益之意非若溫夫茫洋不知類者宗元固自竒大猶不敢以是荅溫夫補之雖文字愧宗元然不爲宗元者其敢以不陞孔子之堂而受孔子室中之饋哉故累日不報

冀足下之知其心也足下先君博學於文以操行稱足下聞詩聞禮與所以擇鄉就士不願乎非者具在歸而求之亦不乏師矣如補之自視漢以來守一經士有所師傅本末不變者庶幾爲近平居語所厚惟不至若陳相說許行盡棄其學而學焉者斯可矣老且不試祇欲爲陶淵明忘懷屏事出悔吝之外猶恐不近顧何以充足下望越論孔子之誨人接物以欺已而無恥害足下切磋之意哉然始聞鄉人言足下業通而行修旣見足下色溫

而意誠知足下可進於此道不但爲時文取科第
常情自喜以謂志願畢此者比也故終願交焉足
下亦彊學無墮補之老矣尚復覩吾里有足下能
似其先人文學好善干祿不回如此其美者詩曰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足下亦諒之補之再拜

荅常瓌秀才書

補之頓首補之雖未獲與足下游前者辱書俾撰
次先公行事見足下文詞志意與今學校舉子所
趨絕異又愛足下誠孝惻怛於其親凡可以盡力

者無不勉也知足下學問根本從古人中來非黃而澤以欺暗取售者必也因念涉世已來粗守所知雖困不改故相得於形骸之外者寡幸而獲一人焉其賢未必足下比然已如曠數百年而逢不可致之寶其自喜悅難喻故不度量其力之所不堪而迎受足下至重之託然足下不妄以託人而補之妄受之非也再蒙惠書足下胸中所懷自爲涇渭而未嘗以語人者不俟相際而輒以語之又以知足下與人交久必信引物連類深而明遠

而當以意逆志不合者蓋鮮足下識高妙所擇於道者正爲門庭甚嚴然氣和而語溫蓋息而不貳近小雅之流也甚善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何當一悟無任鄉往補之再拜

荅劉壯輿論國語書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正又以知別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然齊桓晉文同功一體皆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

文人異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未足稱於大君子之前也亡人從者其文義可觀而士溺焉若進疑於岐山盟津退不失爲季札則僭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必於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爲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

幽岐之異夫何所待盟津以國爲天下退修德以
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讒出
逃父之誅不與奚齊卓子爭立足矣國人自殺奚
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嗣入可也胡爲乎委幼且
不肖之夷吾以敝晉而流禍如此其酷哉若曰桓
討子糾則高梁之事與生竇奚辨壯與其未之思
耶凡補之爲此論者以槩夫假仁義之微情使當
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譎甚而疑聖也豈善冀芮之
謀以子犯爲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

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
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
之使桓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
無所賴則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見未
見固非是要之春秋隨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
曰實與而文不與廼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
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
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爲至論壯與疑於
王跡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苟息事始

意壯與許息之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蒙利死則擇利而背之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侏孔非壯與卓然自信幾何不須而靡也召忽死子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無惡也荀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否則

荀息何足議哉雖然荀息愚不幸既許其君以死矣至於不濟壯與以謂寧死而不貳之爲良抑貳而不死之爲是將死與不死於荀息無輕重皆不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與必能處之矣惟其要終之義不足以抹初之惡與其苟免如犬彘則死爲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知宗元爲學春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終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勣蒙喪邦之舊事與荀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爲愧

於苟息若曰漢唐事禹勳不得預其禍則狐掘之
必孤埋之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餘非面不盡
補之再拜

荅劉壯輿書

補之啓示漫浪翁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
壯輿志業豈老且不售畸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
名者意不在是魯直爲贊以反之此善諭人之意
非反也合也揚雄爲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沒後
惟雄爲知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

其智知原之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
壹其質不能與丹青變以異而見尤也乃聖人之
智則異於是此但如原之智而已矣然則丹青豈
果可以變玉哉若曰外與之化而內不化原其免
矣故頗撫騷詞而反之非反也合也始欲爲詩寓
此意其間而不作詩久淡避以言來詬又離爲五
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不屬姑書此託之圖
後則猶詩也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足以愧關僮
者百輩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通也何足學哉記

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學猶飲食固有常珍
奚事異饌合萬宇以聚廬載百族與竝游想壯輿
亦俛仰此間又奚以漫浪而異爲補之再拜

再荅劉壯輿書

辱寄示諸文所探討深遠趣守堅定不爲利回藹
然仁義者之詞也荅漢東書侃侃乎直而不倨三
復悚敬獨與明叔魯直論佛之可否類唐以來世
儒束於教者齊楚矛楯之詞夫兩忘而化其道世
必有人矣今吾曹平日接物小言細行不當於理

者下床履地卽有之思而求去爲道日益此其基也此尚不暇而越求其大者議之侈矣道之爲物間不可識埃至而後知然知者猶不言也何暇置冰炭勝負於其所未究哉人告還不獲盡補之再拜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補之再拜蒙示先君集引不任哀感先君袍義懷術不願知於人故人知之者鮮賴先生之言乃更託於不朽則其家所以受恩論報可忘耶以漢中

候吏論先君之好學隱德類矣末復引邵子固以重及其不肖之孤固名重雖漢之盛如此人爲少補之年少學問未深大懼辱先君之世而害門下之義承命累日不寧雖然固以不能信行事梁冀遭冀讒死二子皆遇害而先生語好學終譽則先斯人然則先生之以固望補之也補之知之矣敢不受教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熙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

於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
慙魂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窆鉅野之魚山重
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歿不有信
於今必有信於後故涕泣有請於左右冀魯直哀
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槩出
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人爲人敦厚
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
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爲
吏至累歲不調乏無擔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山

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酣詠得意忽然忘
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畱累月不得
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
忤乏糧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
還乃還又嘗道呂梁酒不通畱閱月補之問津無
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
曰不可補之有慍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
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却行而已
問則惑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慍之感已甚矣若知

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
尤者爲詩悲歡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
集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略曰清厚靜淡如其
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謂先
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邵比疾病
臥昭德坊猶爲詩不輟以指書空吟哦枕間神色
翛然補之從旁錄之逮啓手足尚得詩四十篇惟
是先君平生奇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爲少其大
槩出處若此魯直與補之諸父厚而補之不肖魯

直辱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人謂足以發
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魯直也故忘罪逆冒
昧自致魯直亦矜其意慨然許之幸甚幸甚補之
再拜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二